

起死回生

卢苏宁 常君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场国企改革生死战役
一曲兄弟救赎的慷慨悲歌

1997年那个多雪的冬天，雪花就像遥远相爱的恋人，频繁而热烈地眷恋着松花江边上的这座美丽的城市。这些洁白的精灵，翻卷着妩媚，飞舞着妖娆，缠缠绵绵，纷纷扰扰，或轻桃，或庄重，或迷茫，或清醒，痴情地扑进城市的怀抱，轻轻地落在人们或喜或悲的心头。冬日里最轻盈的是雪，最沉重的还是雪。冰封大地，周天寒彻。

这一夜，中国兵器集团总公司的总经理徐文杰几乎没睡，似乎是被大雪魔住了，令他无法安生。兵器集团总公司属下的1881兵工厂，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陷入了困境，全厂停薪、停电、停水、停暖三个月了，一万多职工，四万

起死回生

卢苏宁常 君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场国企改革生死战役 一曲兄弟救赎的慷慨悲歌

二〇〇〇年那个多雪的冬天，雪花就像遥远相爱的恋人，频繁而热烈地眷恋着松花江边上的这座美丽的城市。这些洁白的精灵，翻卷着妩媚，飞舞着妖娆，缠绵绵绵，纷纷扰扰，或轻佻，或庄重，或迷茫，或清醒，痴情地扑进城市的怀抱，轻轻地落在人们或喜或悲的心头。冬日里最轻盈的是雪，最沉重的还是雪。冰封大地，周天寒彻。

这一夜，中国兵器集团总公司的总经理徐文杰几乎没睡，似乎是被大雪魔住了，令他无法安生。兵器集团总公司属下的二〇八兵工厂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陷入了困境，全厂停薪、停电、停水、停暖三个月了，一万多职工，四万多职工家属生活陷入困境……

© 卢苏宁 常君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起死回生 / 卢苏宁, 常君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313-3893-2

I. ①起… II. ①卢… ②常…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4303 号

起死回生

责任编辑 王维良

责任校对 金丹艳

封面设计 杜江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75mm×250mm

字数 409 千字

印张 18.75

印数 1—35 000 册

版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网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ISBN 978-7-5313-3893-2

定价: 29.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25872814 转 2050

漫天大雪飘了一夜。

1997年那个多雪的冬天，雪花就像遥远相爱的恋人，频繁而热烈地眷恋着松花江边上这座美丽的城市。这些洁色的精灵，翻卷着妩媚，飞舞着妖娆，缠缠绵绵，纷纷扰扰，或轻佻、或庄重、或迷茫、或清醒，痴情地扑进城市的怀抱，轻轻地落在人们或喜或悲的心头。冬日里最轻盈的是雪，最沉重的还是雪。冰封大地，周天寒彻。

这一夜，中国兵器集团总公司的总经理徐文杰几乎没睡，似乎是被大雪魔住了，令他无法安生。兵器集团总公司属下的188兵工厂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陷入了困境，全厂停薪、停电、停水、停暖三个月了，一万多职工、四万多职工家属的生活陷入困境。一想到188厂五万职工和家属困在磨盘山的大山沟里，在零下三十多度的风雪严寒中受着煎熬，徐文杰的心就像被猫抓了一样挠乱和撕疼。

天亮的时候，雪小了一些。徐文杰推开一扇窗，寒风掀扬起窗帘，在窗口盘旋打旋的雪花借机钻了进来，给温暖的客房带来几分寒意。徐文杰伫立在宾馆的窗前，久久地凝视着晨曦中的松花江。江岸的树木枝条上挂满了银条似的霜花，默默地守候着沉睡的大江，静得像一幅画。此时的徐文杰却心潮涌动，如大河奔流，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

两个月前，省委书记到188厂走访调研，被近千名退休老工人围困了五个多小时；上个星期，近百名老工人到北京上访。国务院总理在电话里发火了，责令兵器总公司限期解决188厂的问题。徐文杰离开北京之前，兵器集团总公司专门召开了一次讨论188厂前途命运的会议。大部分专家的意见是：企业在竞争中生存发展，优胜劣汰，该破产的就破产，这就是市场经济。一些老同志表示反对，他们历数近半个世纪以来188厂为国家作出的贡献，说到动情处，眼里闪动着泪光。

188厂是我国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之一。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为了避免

美国飞机轰炸，保存战争潜力，188厂从大城市沈阳整体搬迁至东北西部的磨盘山。在共和国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188厂作为我国兵器工业的大型骨干企业，为“两弹一星”和历次自卫反击战的胜利都作出过贡献，被誉为兵器工业的“骄子”。现如今“骄子”已站在破产的悬崖边上了。两年来，188厂连换了三任厂长了。专家型的老厂长陈乃昌痛心感叹自己不懂市场经济，悲怆辞职……兵总派去留学归来的经济管理学博士郑大任当厂长，面对艰难困苦的局面，这位改革派的新锐压不住阵脚，被老工人们轰出来，哭着回到北京。常务副厂长赵君亮主持工作才半年，磨盘山告急声不断，陷入困境的老工人们堵铁路拦火车、集体进京上访、围困省委书记……

徐文杰不甘心一个功勋卓著的企业就这样轰然倒下，此次专程赶到东北，首先还是要解决厂领导班子的问题，一个企业的兴衰，关键在领导。兵总决定，紧急选调松花江579厂厂长程锐到188厂任厂长，调西北495厂书记王大义到188厂任厂党委书记。

上午十点，徐文杰和副省长贺中实同乘一辆越野吉普车离开省城，赶往五百公里之外的磨盘山。新厂长程锐乘坐另一辆越野吉普车提前一小时出发，去机场接从西北赶来的书记王大义，两车约定路上会合。

雪花不紧不慢地飘着，天空显得苍茫而低沉。吉普车的车轮碾压在白雪皑皑的路面上“咯吱咯吱”地响。徐总和贺副省长一路讨论188厂的情况。188厂虽然是中央直属军工企业，但也是坐落在本省的大型工业骨干企业，188厂目前的状况对本省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都是拖累。贺副省长说出最后的解决方案：“188厂也是我们省最大的亏损企业，实在不行破产算了。”

徐文杰说：“我们不是没有想过破产，问题是破产以后一万多职工和四万家属在大山沟里怎么安置？”一想起当年188厂职工舍小家为国家，离开繁华的大城市来到磨盘山，安置问题成了一块心病在徐总心中隐隐作痛。

“你能保证这任班子就能扭转局面吗？”贺副省长的潜台词是：两年之内188厂已经连换了三任厂长了。

其实，这句拷问在徐总心里已经冲撞了一个多星期了，面对188厂的复杂局面，谁也不敢保证换了厂长就能解决问题。徐文杰之所以选调程锐到188厂当厂长，是因为三年前的一个错误决定。那年松花江579厂因为没有跟上部队武器更新换代步伐，全面停产，工厂陷入困境，乱作一团，厂长被迫辞职。面对这一烂摊子，几乎所有人都认为579厂破产倒闭不可避免。兵总研究决定579厂分步骤破产，由579厂副厂长程锐临时主持工作。徐文杰对程锐的要求是：“稳住局面，不出乱子，你就立了一大功。”让徐文杰没想到的是，短短一年多时间，579厂不但没有破产，还扭亏为盈，稳住了局面。程锐利用军工企业的技术优势，和地方的一家大型机械厂联合生产精密化工机械，用生产民品赚来的钱，新建了一条新的

军品生产线，把即将倒闭的579厂变成了军工行业的明星企业。

派程锐到188厂当厂长也有让徐文杰不放心的地方，程锐胆子太大，经常不按常规办事。去年一年间程锐就受了两次处分。1月份，不经批准，挪用保密的军品专用材料搞民品生产，被警告处分。7月份，又私自动用军品炸药炸毁当地一座危害工厂安全的小煤窑，被当地公安部门拘留。

贺副省长听完徐总的介绍问：“那你还敢派他来当厂长？”

徐总说：“改革时代需要非常之人啊！”

从徐总的言谈口气中，贺副省长已经判定这位新厂长肯定是位不循规蹈矩的能人。其实，徐总调程锐到188厂当厂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程锐出生在磨盘山，原本就是188厂的子弟。

兵总和省领导送新厂长上任的消息，像漫天飞舞的雪片，迅速飘到了188厂的每一个角落。退休老工人和下岗工人们纷纷从家里出来，向工厂俱乐部集中。俱乐部是老工人上访团的活动地点，不一会儿俱乐部里就聚满了人，几百颗躁动不安的心聚在一起咚咚作响，酝酿着一次大的爆发。

上访团总代表刘克平还是有些不放心，追问站在一旁的老冯师傅：“兵总和省里领导送新厂长上任的消息可靠吗？”

“绝对可靠！徐总和一位副省长送新厂长上任，午后到我们厂。今早厂办传出的消息，错不了。”老冯师傅说得十分肯定。

刘克平这才作出决定：“今天咱们就以欢迎新厂长为名，把兵总和省里的领导围住！”

“对，把兵总和省里领导围住，要活命钱！”

“不给咱们补发工资就别想离开！”

“几个月不开支，停电、停水、停暖，大冬天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俱乐部里，老工人们群情激愤，犹如聚满雨水、雷电搅动翻滚的云团，发出轰隆隆的闷雷声。“走！找兵总领导和新厂长要钱去！”随着刘克平的一声呐喊，俱乐部里的几百名老工人一起迎着风雪向工厂办公楼走去。

通往厂部的大路两旁生长着两排白桦树，50年代建厂之初栽种的小树苗，如今都已长成了参天大树，硕大的枝丫有力地伸向天空，在风雪中傲然挺立。栽树人却老了，步伐已不再矫健，显得有些拖沓。几百双老棉鞋踩在雪地上，“嘎吱嘎吱”响成一片，呼出的热气凝聚成一片浊重的雾团，在棉帽和胡须上结成白霜，一张张饱经沧桑的脸雕塑一般凝重，笼罩着悲壮、沉闷、苍凉、无奈、不安的情绪。刘克平大步走在这支队伍的前面。老冯师傅从怀里掏出唢呐，一支哀怨悲凉的曲调，在工厂上空飘荡……

老工人们衣衫陈旧，男人们大多戴着退了色的棉帽子，女人们扎着颜色斑驳的头巾，成群结队地向厂部门口聚集。厂部门口的人越聚越多，不一会儿小广场

上就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大家在一起议论着，呼出的热气云蒸雾聚，就像一口热水翻滚的大锅。老赵师傅带领身穿褪色服装的老年秧歌队队员，打着“欢迎新厂长”的横幅来到小广场……

常务副厂长赵君亮披着大衣面色阴沉着来到厂部，带着一股寒风推开厂长办公室的门，心情复杂地打量着那把象征工厂最高权力的坐椅，那是一把退了色的高背俄式皮坐椅。半年前，生活陷入困境的退休老工人和下岗职工占领厂长办公室，拦住了火车。厂长郑大任被迫辞职后，赵君亮临时受命主持工作，坐上188厂的这把交椅。代理厂长赵君亮用卖设备的钱发了三个月工资，勉强维持住了局面。面对破败不堪的工厂，赵君亮没有当中兴之臣的奢望与幻想，寄希望于企业早点破产清算，把退休和下岗职工交由国家重新安排，自己当个末代厂长平稳善后也就足矣。为此，赵君亮专门写了一篇《关于188厂破产和职工安排的方案》提交给兵器总公司。没想到自己主持工作才半年，工厂就再次陷入混乱。昨晚赵君亮接到兵总的电话通知：明天徐总和贺副省长送新厂长、新书记上任，组建188厂新一任领导班子。赵君亮放下电话，点燃一支香烟闷闷地吸了几口，他知道当末代厂长的梦灰飞烟灭了。

听说又要换厂长了，赵君亮的心腹，车间主任邓友才、杨志科，公安处副处长董大鹏和物资科科长魏长平几个人来到办公室，打听谁来当这个新厂长，为赵君亮大权旁落愤愤不平。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赵君亮在心里抱怨上级不提前和他打招呼，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新厂长、新书记是谁，心中有一种不被信任的失落感。赵君亮十分烦躁地打发走前来表忠心的心腹们，然后走到办公室窗口，透过刮开的玻璃上的冰霜，看着小广场上越聚越多的人群，心中五味杂陈。昨晚，他让办公室主任小陈把要求严加保密的通知内容透露了出去，没想到老工人们这么快就作出了反应。望着小广场上越聚越多的人群，赵君亮的脸上掠过一丝别人不易察觉的冷笑。工厂再次陷入混乱，赵君亮受到徐总严厉批评，当时赵君亮心中一直按捺着一句话不敢说出口：“有本事你来当这个厂长试试！”今天终于可以当面验证这句话了，他想看看新来的厂长如何应对这一局面。赵君亮一直以能臣干吏自诩，他真想打开窗户狂吼一声：“我就不相信新派来的厂长比我强！”

代理厂长的使命即将终结，赵君亮坐在办公桌前打开抽屉收拾东西，准备搬离厂长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小陈进来说：“赵厂长，我刚才打电话问兵总办公室了，他们说新厂长姓程……”小陈原以为赵君亮急于知道新厂长、新书记是谁，早上一上班就打电话到兵总询问。谁知赵君亮烦躁地打断了小陈的话：“我不想知道！小陈，你把我的东西都搬到我的办公室去，把厂长办公室收拾一下，交给新来的厂长。”赵君亮抱着一摞个人物品和满腹牢骚向外走。

大雪飘飞。崎岖的公路犹如一条银色的链子，在山谷中蜿蜒透迤。一辆吉普车从坡道下面升起，在山区公路上艰难地行进。因为天气的原因，飞机晚点一个多小时，188厂新任厂长程锐和书记王大义本想抄近路加速赶往磨盘山，没想到山路更难走，耽误了更多的时间。

凛冽的北风纠集着狂舞的雪花，铺天盖地而来，肆虐地扑打着车窗。程锐表情严肃地坐在吉普车后座上，心情就像乌云密布的天空，阴沉沉地向下压，脸上不见一丝新官上任的喜悦。程锐十分清楚188厂的包袱有多么的沉重，这个包袱把整个兵器集团总公司都拖累得气喘吁吁。能不能救活188厂，他心里也没有底，越没底心就越沉，程锐感到喉咙里堵着一块东西，让他憋闷得很。他打开车窗，猛咳一声吐了出去，顿时心情通畅了许多。

新任书记王大义坐在程锐的旁边，一路拉着脸不说话。昨天，他接到兵总徐总的电话，叫他立即赶到东北。王大义原以为是召开紧急会议，下了飞机才得知是调他到188厂当书记。听了程锐关于188厂的情况介绍后，王大义的心里直冒凉气，心想都到了这个份上了，188厂还有救吗？更让王大义郁闷的是，兵总原准备把他提拔为495厂的厂长，刚刚考查完，突然把他调到东北188厂当二把手，让他失去了一次重要晋升的机遇。更加可气的是，程锐还在旁边不知好歹地卖功劳：“大义，这回咱俩一起去磨盘山搭班子，我真是高兴！徐总让我在兵总范围内选书记，我首先就想到了你这个王大炮！谁让咱们是战友呢。”

“我就知道是你搞的鬼！”王大义终于吐出了心中的不快，“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事先不和我说一下？要不是你，我现在就是495厂的一把手了，兵总刚刚考查完，你从中间横插了一杠子！你这是坑我你知不知道！”

程锐没想到自己的提名会影响到王大义的前程，不安地说：“这事怪我！徐总让我提人选，当时我没考虑那么多……”

“直到现在家里人还都不知道我调动工作了。从西北调到东北，给我家里造成了多大的困难你知道吗？我父母年纪大有病需要照顾，我爱人在县城一边打工一边陪儿子读高中……”王大义吐着心中的不快。

“我真的不知道你家的情况，要不，我和徐总说，放你回西北。”

“屁话！现在回去算什么？临阵脱逃？难得你看得起我！”

王大义的话让程锐心头一热：“你跟我先干一年，等188厂局面初步稳定了，你就回去。”

“你能保证一年之内就能稳定局面？”

“稳不住也让你走，到时我和兵总说。”

“你以为还有退路吗？到了188厂撑不住的那天，你我就成了落水狗！”

程锐当然知道失败意味着什么，反问道：“那你还过来？”

王大义望着车窗外无垠的雪野说：“谁让咱们当过兵呢。”

程锐知道好兵的潜台词是：“听到冲锋号，就是死都得向前冲！”程锐和王大义是战友，当年，程锐在某试验基地当营长时，王大义是营教导员。从部队转业后，两个人都分在了军工企业，只是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北。

俄罗斯风格的188厂大门矗立在风雪中，显得庄严而凝重。吉普车离大门还有一段距离，徐总和贺副省长就看见了“欢迎新厂长”的横幅，以及站在下面的黑压压的人群。见此情景，徐总疑惑地问坐在前面的秘书小唐：“这是怎么回事？”

小唐也是一头雾水：“我通知时说过要严加保密的，只有新班子成员才知道我们今天来。”

看见领导的车到了刘克平大吼一声：“兵总领导来了！找领导要钱去！”近千名老工人立即涌上来，把刚停下的轿车团团围住。

老赵师傅带头喊起口号：“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资！我们要生活……”

老工人们跟着齐声呐喊，吼声震天。

徐总和贺副省长相互看了一眼，虽然这个局面他们没想到，但对于群众集体上访还是要认真面对的。两个人推开车门，从车内走了出来。

“兵总领导救救我们吧！厂子完了！我们老了！没人管了！”

“停电、停水、停暖、停工资，这日子叫我们咋过？”

“我们几万人被扔在山沟里没人管……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老工人们群情激愤，围着徐总和贺副省长，你一言我一语，上千张嘴集体诉求，伴随着漫天的雪花扑面而来。

徐总大声说：“各位老师傅，今天我和贺副省长来到188厂，送新厂长程锐同志上任，组建188厂新一届领导班子……”

老工人们打断徐总的话。

“不给钱，换厂长有什么用？”

“我们不要新厂长，我们要生活费……”

徐总大声说：“188厂的困难兵总和省里是了解的，给你们厂的补助经费已经增加了一倍，退休老工人工资低的问题是历史形成的，国家正在着手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徐总的声音像大海里的一滴水，瞬间就被老工人们呐喊的涛声淹没了。

“少说这些没用的，你说啥时候给我们补发工资……”

“工厂要完了，我们太困难了……”

“我们要工资！要吃饭！要钱过日子……”

贺副省长见此情景大声说：“各位师傅，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你们提出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

“你说个准日子，啥时候能解决？”

“三年多了，解决了吗？根本就没人管……”

徐总说：“企业好不好关键在领导，工厂有了好的当家人，企业发展了，大家才能过上好日子。国家给我们东北老工业基地许多优惠政策，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

“甭说那些没用的，就说什么时候给我们补发工资！”

徐总说：“各位老师傅，你们反映的情况兵总和省里十分重视！我和贺副省长这次过来，一是调整领导班子，二是听取大家的意见，一起为188厂寻找出路……”

“都换了三任厂长了，困难解决了吗？我们厂的问题只有兵总才能解决！厂长解决不了问题！”

更多的老工人们起哄：“新厂长带钱来了吗？兵总不给钱，厂长解决得了吗？不给钱光换厂长顶什么用？”

老冯师傅振臂喊起了口号：“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资！给我们补发工资，不给我们解决问题就别想离开……”工人们齐声响应，呐喊声彻底淹没了领导的声音。徐总和贺副省长被围堵在吉普车旁边，场面非常混乱。秘书小唐十分着急，担心局面失控，出现挤推领导的情况。这时，老工人上访团总代表刘克平举起双手向四周挥了挥，人群很快安静下来。

刘克平极负煽动性地说：“1951年我们服从国防的需要，把兵工厂从沈阳搬到磨盘山大山沟里，我们有过怨言吗？”

“没有！”老工人们齐声吼。

刘克平继续发问：“那个时候我们住地窖子，吃高粱米，我们叫过苦吗？”

老工人们齐声回应：“没有！”

刘克平进一步深入地问：“我们在大山沟里白手起家建起工厂，没日没夜为志愿军生产炮弹，我们说过累吗？”

更多的声音步调一致地回答：“没有！”

刘克平说：“现在改革了，企业推向市场了，我们这些土埋半截的老人没有人管了，这样合理吗？”

“不合理！不合理……”

老工人們的吼声惊天动地，徐总和贺副省长深受震撼。

刘克平接着大声演讲：“我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我们老了没人管了，几个月不发工资，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越来越多的老工人和下岗职工来到厂部门口，几千人把徐总和贺副省长团团围困在小广场的中间。

老厂长陈乃昌站在人群外，忧心忡忡地看着这一混乱场面，大声喊：“你们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对待上级领导……”可是人群中没人搭理他这位已经退休多年的老厂长。陈乃昌看了一圈，竟然见不到一位厂领导在场。陈乃昌挤出人群，十

分气愤地向办公楼走去。

赵君亮搬回副厂长办公室后一直站在窗口，密切关注着小广场上的事态发展。最近这三年，厂里半个月一小闹，一个月一大闹，作为188厂领导班子的三朝元老，赵君亮记不清自己多少次面对职工集体上访的场面，已经变得有些麻木了。这帮老工人之中的许多人是建厂时期的功臣，谁都拿他们没办法。赵君亮深知这种一口对百口、千口的对话有多么尴尬，除非你直接答应群众的要求，否则你就是说得天花乱坠也无济于事。两个月前，省委书记来调研，面对群情激愤的老工人，省委书记也是无计可施，最后在警察的保护下才得以离开。

听到敲门声赵君亮回头看了一眼，只见总会计师林媛走了进来。林媛是赵君亮一手提拔起来的晚辈，赵君亮并不在意在林媛面前流露出自己的不满情绪，继续望着窗外的喧闹。

林媛忧心忡忡地请示：“赵厂长，老工人把徐总和贺副省长围住了，你看怎么办？”

“我是下台的人，他们谁能听我的？这帮老头都是建厂时期的功臣，惹不起啊！等着新厂长来处理吧。”

林媛明显地感受到赵君亮心中的情绪，轻声说：“赵厂长，新的任命没宣布之前你还是代理厂长，你不能不管啊！”

赵君亮还想说什么，办公室门被推开了，陈乃昌闯了进来，用手杖点着地板大声质问道：“兵总和省领导被围困，你们却在屋里躲着不出来！你们还是不是厂领导？”

面对老厂长的质问，赵君亮再不有所作为显然就有些说不过去了，于是强作笑脸道：“老厂长，我正准备招呼班子成员一起过去，您就过来了。”说完，向外走去。

小广场上老工人们越聚越多，徐总和贺副省长被围困了将近一个小时了，没有任何解脱的迹象。在零下三十多度的风雪严寒中，西装革履的徐总和贺副省长被冻得面色发青。秘书小唐感到身上最后一点热乎气已经散尽，脚冻得像猫咬似的痛，急得团团转。他不断地给途中的程锐打电话，程锐说他们正在火速赶往这里。

终于，副厂长赵君亮、总工程师范文新、总会计师林媛出现在了小广场上。

赵君亮一边向里面挤一边大声喊：“各位师傅，各位师傅请让一让……”

老赵师傅白了赵君亮一眼，说：“这个时候喊师傅，谁是你师傅？你能解决问题吗？一边待着去！”

老工人们起哄：“一边待着去！”

赵君亮大声说：“各位师傅，领导衣服单薄，大家有话进屋说好吗？”

“你倒是挺会关心领导的，怎么不关心关心我们老工人？为什么不问一问我们冷不冷？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老冯师傅奚落道。

“这时候你冒出来了！我们生活困难你管过吗？我们要钱，要吃饭，要过日子……”现场又是一阵乱吼。

上访团总代表刘克平说：“我们与徐总和贺副省长对话，轮不上你，把他们轰出去！”

“对！把他们轰出去！”老工人们一声吼，硬是把赵君亮和厂领导班子成员连推带搡挤出人群。

眼看着兵总和省领导被围困，林媛十分着急：“赵厂长，你看怎么办？”

赵君亮被老工人们抢白得习以为常了，没好气地说：“你也不是没经历过这种情况，我有什么办法？等新厂长来了解决吧。”其实赵君亮心里并不窝火，多少有些幸灾乐祸地摊开双手表达自己的无奈。

这时，一辆吉普车从远处急速向厂部驶来，扬起一路飞雪。车门一开，程锐和王大义两个人冲了出来。在途中他们两个人通过电话就知道了这里的情况，早已是心急如焚。下车前程锐就和王大义商量好了，不管情况如何，一定要想办法让兵总和省领导尽快离开。

程锐和王大义奋力向人群中挤，一边向里面挤一边大声喊：“各位师傅，我是188厂新厂长，我叫程锐，请大家让一让！”

听说新厂长到了，老工人们闪开一条缝。程锐和王大义这才得以挤到兵总和省领导的身边。此时程锐顾不上和领导寒暄，大声说：“各位师傅，兵总和省里领导送我和王书记上任，今后由我负责解决大家的困难和提出的问题，我们让领导回去好不好？”

刘克平说：“不行！困难不解决，兵总领导就别想离开！”

老工人们齐声响应：“对！不能走！不给我们补发工资领导不能走！把我们扔在山沟里没人管了，不能让兵总领导走……”

程锐大声说：“我是188厂新厂长，我保证，我们新一届厂领导班子一定把职工的冷暖放在心上！”

“你解决得了吗？给我们补发工资！我们活不下去了！我们的困难没人管！停电、停水、停暖，还让不让我们活了？兵总领导必须答应我们的要求，不答应就别想走……”老工人们大声起哄。

程锐说：“组织上派我过来当厂长，就是让我来解决问题的！各位师傅，大叔、大婶，请大家相信我！”

“厂长解决不了问题……”

“你带钱来了吗？”

“啥时候给我们开支？我们活不下去了……”

“我们要吃饭！我们不要空话！我们就找兵总……”

老工人们一阵怒吼如山呼海啸。老工人們的喊声全面淹没了程锐的声音，程锐还在大声地说，可是谁也听不见他在说什么，只看见他的嘴在动。很快程锐和王大义也被老工人们挤了出来。

赵君亮一直关注着新厂长程锐，他做梦都没想到儿时发小、好朋友、好兄弟程锐回188厂当厂长了，没想到自己精心下的套，却套在了兄弟的身上。他一把拉住程锐，兴奋地叫道：“刚子！”刚子是程锐的小名。

“大亮！”程锐叫着赵君亮的小名。

上任之前，程锐在电话里听说过188厂领导班子成员名单，他知道赵君亮在新班子里仍担任常务副厂长，只是碍于组织原则不便和赵君亮主动联系。

程锐拉过王大义向赵君亮介绍：“这是王书记。”

赵君亮和王大义握手，接着向新厂长、新书记介绍总工程师范文新、总会计师林媛。

程锐心里十分着急：“君亮，你是厂里的老人，你看这件事怎么办？”

“先发点钱救急，为领导解围。你带钱来了吗？”赵君亮说出了解围最实惠最有效的办法，以往的多次上访也都是用这种办法解决的。

程锐说：“昨天我刚刚接到任命，一分钱都没带。”

赵君亮说：“厂里真的很困难，三个月没发工资了，老工人们提出的许多要求也是合理的，要不就兵总领导想想办法？”

程锐深知计划经济遗留下的问题很多，老工人提出的问题兵总也不可能一下子都解决，这其中还有许多政策问题有待上级的新说法。

秘书小唐在一旁十分焦急：“拖下去不是办法！大冷的天，两位领导在外面站了快两个小时了，下午贺副省长还要赶回省里主持一个重要会议。”

本想看新厂长热闹的赵君亮心情十分复杂，兄弟来当厂长他不得不出手相帮，赵君亮说：“大伙都带着情绪，这个时候说什么都听不进去。你是厂长，这时候你要拿主意，你说怎么办？”

程锐仰对漫天的雪花，心里明白这个群情激愤的时候，靠说服和思想工作是不可能解围的，却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让领导离开。

赵君亮说：“你看这样行不行？通知公安局，多派一些警察过来，保护兵总和省领导离开。”

程锐当然清楚警察保护领导离开的办法可行，但是这是一种道义上的失败和退却。程锐心里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念：共产党的干部不应该怕群众。他转身对王大义和赵君亮说：“我们进去！”程锐再次挤进人群，王大义、赵君亮跟在他后面来到轿车旁。程锐对徐总和贺副省长说：“188厂交给我了！请领导上车返回！”

“领导不能走！我们家里冷、身上冷、心更冷！我们和领导有话要说……不能让兵总领导走……”老工人们一阵狂吼。

秘书小唐打开车门，请徐总和贺副省长上车，两位领导仍在犹豫，站着没动。

程锐有些霸道地对两位领导说：“你们不上车，我这个厂长说话没人听，影响问题的解决！”

赵君亮愣愣地望着程锐，心想这叫什么办法？就是领导上了车也无法离开啊！这还不得把老工人惹急了？

老工人们果然愤怒了，大声吼着：“领导冷，我们不冷吗？我们在这等好几个小时了……”

程锐大声对工人们说：“我是厂长，大家有困难和我说，今后我和大家一起共冷暖！”

刘克平说：“说得好听！这种漂亮话我们听到的太多了！谁相信厂长和我们共冷暖？大家相信吗？”

老工人们起哄：“不相信！问题不解决兵总领导不能走……”

程锐说：“188厂的问题我来解决，请大家相信我！我一定做到和大家共冷暖！”

“大家相信吗？”刘克平煽动地问。

老工人们齐声吼：“不相信！不相信……”

老工人们的不信任让程锐心中燃起一股火，他被激怒了，摘下皮帽扔给王大义，接着脱下棉衣、毛衣，上身只穿着一件薄薄的衬衫，大吼一声：“我说到就能做到！”程锐迎着风雪大声说，“各位师傅，各位大叔、大婶，有困难找厂长！有问题找厂长！有意见找厂长！从今以后我和大家同呼吸，共命运，共冷暖。我请求大家让兵总和省领导离开！”

事情出乎意料，刘克平、老工人们和新领导班子成员十分惊讶地看着单衣立在风雪中的程锐，全都愣住了。谁也没想到新厂长会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和老工人们共冷暖，场面一下子变得安静下来。徐总这才明白程锐已经成功地把矛盾的焦点集中到了自己身上。

程锐注视着冬日里那一顶顶狗皮帽和扎头巾，那一张张饱经沧桑的脸庞，那一团团呼出的热气，那一双双破旧的老棉鞋，那一双双期盼的眼睛，动情地说：“各位师傅都是国家兵器工业的功臣，你们当中许多人是1951年随着兵工厂从沈阳搬到磨盘山的。来的时候你们都很年轻，转眼间快半个世纪了，你们退休了，许多人的儿女、孙子都进厂当了工人。你们在磨盘山献了青春又献终身，献了终身又献子孙……”

台下立即有人起哄：“漂亮话我们听得太多了，不顶用！你带钱来了吗？啥时候给我们补发工资？”

“别尽说好听的，来点实惠的！”

程锐说：“我们厂遇到了困难，生活陷入了困境，我能理解大家此时的心情，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

“我们凭啥相信你？就凭你说几句好听的话吗？”老工人们打断程锐讲话，高

喊，“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吃饭，要取暖……这些问题都不解决，你还能解决什么问题？你有这个能力吗？不听他瞎忽悠……”

程锐终于明白在没有取得老工人们信任的情况下，说得越多越没有用。他不再言语，而是迎着风雪，倾听着老工人的声音，他相信行动是最有力量的语言。十几分钟过去了，程锐冻得嘴唇发紫面色发青，身体在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下微微发抖，头发上落上一层雪花……刘克平一直注视着程锐的一举一动，脸色阴沉着不表态。渐渐地，老工人們的喊声越来越小了。

老冯师傅问：“老刘咋办？”

刘克平心里绷着一股劲，沉着脸一言不发。

“你们这是干吗？想冻死新厂长吗？人心都是肉长的啊！”刘克平的老伴和一位大婶挤了过来推开拦在前面的老工人，“都让开！让领导走吧，老刘、老赵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一位老工人看不下去了，摘下自己的棉帽戴在程锐的头上。程锐摘下帽子给老工人戴上，说：“大家要是相信我这个厂长，请大家让上级领导离开，我来解决188厂的问题。”

刘克平和老工人们看着风雪中单衣而立的新厂长，躁动的心变得舒缓了许多，沸腾的血在一点一点地冷却，场面也渐渐安静下来了。

林媛眼含着泪注视着迎风傲雪的程锐，对新厂长肃然起敬：“赵厂长，你们想想办法啊！今天零下三十多度，新厂长会被冻坏的。”

赵君亮小声对林媛说：“厂长在为领导解围，把焦点转到自己身上。”

又过去了十多分钟，老工人们热血沸腾的心似乎被冻住了，愤怒的表情由僵硬变得焦躁不安，场面却异常的安静。

赵君亮终于看到了机会，大声说：“各位师傅，你们知道新厂长是谁吗？大家还记得我们厂的程国林烈士吗？新厂长是程国林的儿子——小刚子，大家不能这样对待他！”

“新厂长是程国林的儿子？”

“有点像……是国林的儿子……”

“小刚子回来当厂长了？”

老工人们纷纷议论起来。

赵君亮的话让刘克平的心一下子乱了起来，眼前闪现出当年程国林舍身救工人的场景：1968年，“文革”时代的一个傍晚，505装药车间突然燃起了大火，当时的造反派头头高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组织工人们去救火。正在被批斗的副厂长程国林、505车间主任赵家实、204车间主任郎建成听到消息，扯下挂在脖子上的走资派的牌子，冲向火场，拦住了前去救火的人们，命令大伙散开隐蔽。造反派头头指着程国林的鼻子说：“你要为国家财产负责！”程国林说：“按照军工生产安全条例，我更要对工人们的生命安全负责！”三个人冲进火场，命令

正在用水龙扑火的几十名工人马上撤离隐蔽。听说车间西头还有人在救火，三个人一路呼喊着向西边跑，“要爆炸了！赶快撤下来……”刘克平和十几名在西头救火的工人听到喊声，刚刚撤到隐蔽壕内，轰的一声巨响，505车间在冲天的火焰中飞上了天空，爆炸的火光映红了半边磨盘山，程国林、赵家实、郎建成三个走资派被炸飞了……

程锐动情地说：“各位师傅，叔叔、大婶，我就出生在磨盘山，我是你们抱过的小刚子！各位老师傅都是我的长辈，咱们中国人最讲孝道，等工厂有了钱，我保证有钱先紧老工人花，有衣先紧老工人穿，有饭先紧老工人吃，我一定做一个孝子……”

老赵师傅说：“我不是不信任你，你带钱来了吗？不解决问题还不如早点破产算了！”

程锐说：“我想问一声，各位师傅真的希望我们厂破产吗？如果工厂黄了对大家有好处，我一定尽快安排188厂进入破产程序！”

集会场面顿时沉默了。

从表面上看，好像是退休老工人在闹事，其实老工人背后还有他们的儿子和孙子，188厂搬到磨盘山将近半个世纪了，老工人的儿孙大多在厂里工作，当地亲友的生计或多或少都和188厂有关联。程锐十分敏感地觉察出自己触到了老工人们的痛处，大声说：“188厂的情况和城市里的企业不一样，城市里的企业破产了，工人下岗后还可以再找工作，可以自谋生计，可以上街卖菜做生意。我们厂在大山沟里，破产了，一万多工人四万多家属上哪儿去打工挣钱？等着吃救济能过上好日子吗？工厂要是完了，医院、学校和其他附属设备全都跟着完了，大伙到哪儿去看病？孩子到哪儿去上学？退休职工怎么养老？我们没有退路啊！请大家相信我小刚子和新任厂领导班子，一定能带领工厂改革转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来……”

程锐的讲话放射出一股强烈的感召力，让林媛激动不已，她抑制住闪烁的泪光，带头鼓起掌来。新班子成员们热烈鼓掌表示支持，一部分老工人也跟着拍起了巴掌……

突然间，厂部西北方向传来轰的一声巨响，人们不约而同扭头观望，只见一股白烟从远处的厂房上方腾空升起。紧接着高压蒸汽的尖锐的啸叫声，像拉响的警报，刺激着人们的耳膜，把所有人都惊呆了。

工人们喊：“出事了！”

“204车间爆炸了！”

二

上午十一点十二分，204生产线热洗车间高压蒸汽管道发生爆炸，顿时车间里

热气喷涌，高压蒸汽发出刺耳的尖叫，几十名工人从蒸汽弥漫的车间里仓皇奔逃出来。

204生产线主任郎三被巨大的爆炸声惊出一身冷汗，心想一定是高压蒸汽管道爆了，几个月前他就向厂里打了维修报告，可是因为没钱一直拖着。郎三拼了命地向热洗车间跑……

郎三跑到车间门口，从车间跑出来的王班长惊恐万状地对他哭喊道：“主任，高压蒸汽管道爆了！”

女工小刘哭着跑过来：“小高、小杨……七八个人在里面还没出来！”

“那还等什么？救人啊！”郎三一边大声喊，一边向热气滚滚的车间冲，郎三冲到车间门口，被迎头喷涌的滚热的蒸汽逼了回来。郎三急得团团转，对王班长大声喊：“你去把棉门帘卸下来！”王班长明白了郎三的意思，立即跑过去卸下车间门口防寒用的棉门帘，要往身上裹。郎三夺过棉门帘说：“我来！”王班长帮助郎三把棉门帘裹在身上，用绳子在腰部扎紧……

此时程锐、王大义和厂领导班子成员向啸叫声传来的方向拼命地跑，徐总和贺副省长气喘吁吁地落在后面。

赵君亮开着一辆吉普车从后面追上来，大声喊：“快上车！厂大门到204车间有三公里远。”

程锐和王大义一把拉开车门，跨上吉普车。赵君亮驾车疾驰。

程锐问：“你怎么知道是204车间爆了？”

赵君亮说：“一听蒸汽啸叫就知道是204。”

赵君亮驾驶吉普车很快来到车间外面，高压蒸汽的刺耳啸叫声音很尖、很响，令人毛骨悚然，十分恐怖。

车还没停稳，程锐一把推开车门，跳下车大声问：“伤着人没有？”高压蒸汽的啸叫声尖锐刺耳，可是现场什么都听不见，程锐趴在王班长耳边大声问：“伤人没有？”

王班长在程锐耳边喊：“老陈、小高好多人都在里面……”

程锐十分着急，大步向蒸汽喷涌的车间门口冲去……冲到门口被热蒸汽逼了回来。

赵君亮一把拉回程锐：“危险！不能进去！”

程锐大声呼喊：“赶快救人！想办法救人！”

这时，传来了消防车和救护车的鸣叫声，两辆军工企业专用消防车风驰电掣般向这里疾驰而来。消防队员跳下消防车，迅速接上水枪，向车间内喷水降温。

程锐看见一个人用棉门帘蒙着头，冒着一股股扑来的热蒸汽冲进车间……

程锐焦急万分，回头问：“刚才冲进去的是谁？”

王班长说：“是我们主任。”

“是郎三。”赵君亮说。